

法官说法

房间惊现针孔摄像头吓坏女租客

“二房东”不知情也要担责吗?

通讯员 萧法 本报记者 许梅

租房半年发现卧室空调机外壳内藏着一枚针孔摄像头,两女子将“二房东”告上法庭,要求退租;但“二房东”也喊冤,说摄像头不是他们装的。那么,“二房东”需不需要担责?近日,杭州市萧山区法院审结了这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去年秋天,小刘和小夏两闺蜜在杭州找了份工作,并通过中介公司在单位附近租了一间公寓,租赁期限自2019年9月12号至2020年12月28日。

刚入住,两位姑娘便发现卧室内的空调电源接触不良,经常无法开机。联系中介后,也没查出问题出在哪,最后不了了之。今年5月12日,小刘晚上关空调时,突然发现空调电源插座下方有一个比米粒还小的圆点,里面一闪

一闪的,有微弱的光透出来。她果断拆开插座,吃惊地发现里面居然藏着一个针孔摄像头!

小刘立即拨打了110。民警调查发现,这个摄像头已经记录下3000多个视频,每个视频3分钟,应该是自动拍摄自动存储的,其中不乏有小刘和小夏的个人隐私内容。

当天,小刘和小夏联系了中介公司,要求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并退还相应租金、押金。但中介公司多次推脱不肯出面解决问题。无奈之下,7月28日,小刘和小夏将中介公司诉至萧山法院,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押金、租金等费用共计13699元。

“法官,针孔摄像头不是我们安装的,我们只负责转租房屋,摄像头的事情跟我们无关。”庭审中,中介公司认为,针孔摄像头给小刘和小夏造成的一系列损失不应该由自己承担,要等警方调查结果出来才能谈解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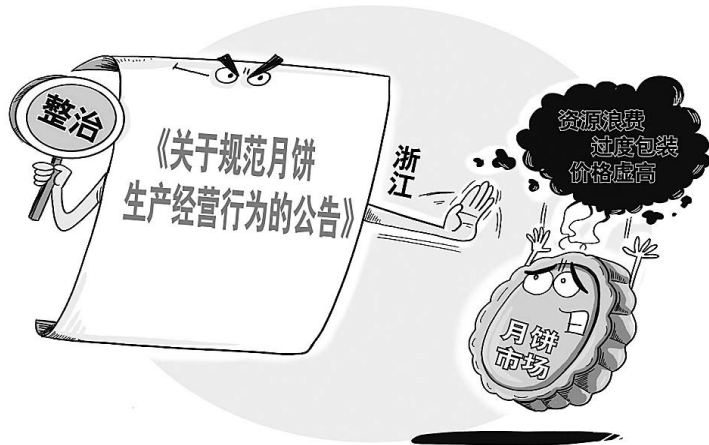
法院审理后判决,中介公司和小刘、小夏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立即解除;扣除搬家费、宽带网等费用后,由中介公司支付小刘和小夏8870.42元。

法官说法:

合同法第94条第4款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本案中,中介公司租下房屋后,将房屋转租给了小刘和小夏,扮演了“二房东”角色。作为该房屋的实际管理人与出租人,中介公司有责任向承租人交付安全、满足正常居住条件的房屋。该房屋的墙面插座中存在针孔摄像头,并已实际偷拍、偷录,严重侵犯了小刘和小夏的隐私及正常居住,故小刘和小夏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要求返还相关款项。

法治漫画



整治

针对月饼市场资源浪费、过度包装、价格虚高等现象,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关于规范月饼生产经营行为的公告》,并开展为期1个月的月饼整治专项行动。

新华社 王鹏 作

案例警示

一窝土拨鼠可可爱爱 男子花重金购买遭骗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俞颖莹 林霞

本报讯 “圆圆、胖胖的,很可爱。”看到视频里的一窝子土拨鼠在活动,在动物园挂职的小陈心动不已,想买下它们送给动物园,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付了7.5万元后,连土拨鼠的影子都没看到。近日,三门警方远赴北京,抓获涉嫌诈骗的男子郭某。

7月17日上午,小陈报警称,他花了7.5万元向一个名叫“小只”的微信好友购买了50只土拨鼠,但对方迟迟不发货,最后还把自己给拉黑了。接警后,三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联合海游派出所迅速侦查研判。9月19日,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民警远赴北京将嫌疑男子一举拿下。

嫌疑人姓郭,30岁,北京人,平时靠朋友关系跑跑零工,可花钱又大手大脚,有不少外债。今年3月,郭某接了个项目,需要购买一些宠物,于是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个在湖南开宠物店的杨老板。杨老板卖的宠物品种不少,郭某就想到了将这些宠物的视频及图片包装成自己的,当中间商赚差价。

7月初,小陈听闻有人在卖土拨鼠,几经介绍,加上了郭某的微信。“我这里有卖土拨鼠,而且渠道正规,有相应资质,现在下款马上发货。”郭某还发来土拨鼠的照片、视频及检疫合格证。看到视频里圆滚滚、胖乎乎的土拨鼠,小陈心动不已,一番讨价还价后,双方协商以1500元每只的价格购买50只土拨鼠。小陈前后3次以转账的方式给了郭某7.5万元。

“一个星期了,土拨鼠啥时候到货啊?”当初保证“立刻发货”的郭某一拖再拖,而后以“没有货单,司机直接派送”“疫情严重不给发货”“被扣押,需要检疫”等理由搪塞小陈,最终将小陈拉黑。

经查,郭某实际上并没有联系杨老板发货,属于“空手套白狼”,从小陈处骗得的7.5万元被他用于还外债及消费。目前,郭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生活与法

妻子以个人名义借钱,患痴呆的丈夫当时也在场 这种情况,算夫妻共同债务吗?

通讯员 陆承焕

妻子以个人名义向他人借款50万元,借款时患有痴呆的丈夫也在场,他属于共同借款人吗?近日,东阳法院审理了一起借款纠纷。

王丽(化名)是个女强人,经营着好几家公司,但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王丽手头的资金也逐渐紧张。2015年左右,王丽向熟人老汪借款5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借款期限到后,王丽陆续归还了本金3万元,但剩余本息无力偿还。于是老汪将王丽和她丈夫老陈一起诉至法庭,要求夫妻俩共同偿还钱款。

庭审中,老汪认为自己的钱是在王丽夫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借,借款时老陈也在场,应视

为夫妻共同债务。王丽则表示,借条是自己以个人名义出具的,钱也是打入她的账户后用于公司经营中。而且老陈于2003年左右被医院诊断为脑梗、痴呆等疾病,根本不清楚她借款的事情。当初自己就是因为丈夫痴呆不能正常表达个人意愿,银行不认可其签字的效力,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所以才向老汪借款。且借款时老陈无人照顾,自己才会带着他同去。

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本案借款系在王丽和老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生的,借款时老陈也确实到场,但基于老陈自2003年起患有痴呆,其实际并未参与借款及用款,也不具备运营公司的能力,故法院判决由王丽个人向老汪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驳回了老汪对老陈的全部诉讼请求。

这样斗蛐蛐,违法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西检

蛐蛐叫,秋天到。秋天,斗蛐蛐的“圈子”也开始热闹起来。不过,有人竟然想出了以“斗蛐蛐”的方式组织赌博……

去年9月14日,老杭州赵某约了几个经常玩蛐蛐的朋友晚上到体育场路一个棋牌室玩蛐蛐,并让他们多叫些人一起来玩。赵某还联系了齐某、王某等过来帮忙。当晚8时左右,棋牌室呼啦啦聚起了40多人。

事实上,这并不是单纯的玩蛐蛐,而是赵某等人以斗蛐蛐为由头,组织的一个赌局。

赵某先将赌客带来的蛐蛐称重,按照重量、个头分组,再经过赶草(激发起蛐蛐战斗力的一种方式)之后,斗蛐蛐开始了。

齐某、王某担当裁判,参赌人以500元起步下

注。每一局“对战”中,当一只蛐蛐逃跑,裁判就会判输。三局两胜,赢的一方要从赢得的钱中抽水5%给组织者。

正当棋牌室里众人正玩得热火朝天时,警察突然出现在门口,将他们一举抓获。

经查,当晚赵某伙同齐某、王某召集人员以“斗蛐蛐”方式进行赌博活动,由赵某联系场地、召集赌客、邀约裁判,组织22名赌客参与赌博。组织者从每场赌局的获胜方抽水5%。

西湖区检察院认为,赵某伙同齐某、王某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赌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遂依法对3人提起公诉。

近日,法院以赌博罪判处赵某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齐某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王某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